

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丛部

天津
图书馆

孤本秘籍丛书

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丛部

天津
圖書館

孤本秘籍叢書(一二)

任繼愈題



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天津图书馆孤本秘籍丛书十二册目录

静俭堂集二十卷	明熊化撰	明崇祯十四年刻本·····	一	
冰莲集四卷	明夏树芳撰	明末江阴夏氏清远楼刻本·····	二八五	
耕心子漫稿二十二卷	明王太白撰	明王孙昌等辑	明万历四十二年刻本·····	三八一
春雪馆诗十六卷	明钱良胤撰	清抄本·····	五二三	
简平子集十六卷	补遗一卷	明王道通撰	明崇祯九年刻本·····	六八五

(明) 熊化撰

静俭堂集二十卷

明崇祯十四年刻本

靜儉堂集序

靜儉堂者吾家仲龍大參學經奉禮所也取古人寧靜澹泊之義以制宅命可以觀德焉而樹德滋者必煇煇乎興於文學本根敦固英華播敷天人之恒理也故曰儒者游文於六經

靜儉堂集

能序

吉水歐陽且馬制

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有德有言言立而不朽豈非其較然者哉仲龍屈是堂解纓散十餘季履跡不入城市亦十餘季課問子耕問奴織問婢陰行善不祇名師仲尼克已守老氏常足凡同土壤槩無睚眦默爲惠利保

靜儉堂集 能序

又一方里中共稱郭有道人倫之度薛廣德懸車之榮故心逸日休而以其間寄興於詩文殊不自知其有關於元紀之統緝人象之經緯也憶余與仲龍同第於萬曆辛丑時俱季少仲龍已能詩余髦髦耳仲龍官大行人余隨牒爲外吏屈七八季兩人需次臺省暇則以古文詞相劇切咸自負不肯抗下下以相挹未常不同時人莫測也及上書言天下事亦相約爲杜欽嚴安梅福徐樂大雅之辭而以谷永附五侯任昉彈事及細微

爲誠俱得罪政府先後左遷泰昌天啓之際余稍移清近仲龍堅卧不起居無何璫禍作余坐謫戍仲龍卧沒堅恭逢

今上乘執至道振肅綱維余以用廣其器斥歸東臯仲龍亦再起參名藩徐

前廣堂集

熊序

三

自刊謝居處渚兩人無事時時緘白襪相與切劘古文詞仲龍旣先爲余序矣茲仲龍集就梓獲縱觀之四朝因革蒼黃兩人升沉倚伏相視當一笑也語云文章關乎氣運古人以辭命造次上通神明下專對奉國之典

前廣堂集

熊序

四

如史佚射父子產叔向之倫春煠藥不曜之戰國策談鋒颺起時事恒象離騷誹怨小雅以亾漢道昌明西京爲盛下此亦無慮數十變永明黃初元嘉諸人似不至相遠而靡極於齊梁顏謝何劉江鮑才氣亦不讓韓柳獨韓柳變其聲耦音節而行以迭蕩汪恣勁質流便遂爾勝之唐文至此無以復加矣古詩雖亾於唐而唐詩近體之變乎古者竟蹕絕千古宋人所不能遊其藩宮明興諸家亦僅能爲述也仲龍是集碑銘序記傳贊詩

歌不規擬漢唐而馭篇綜辭選意用
氣揆形命體皆有法存淡質蒼遠漢
爲骨而唐爲韻如倫曠清耳婁輪渺
目六律規矩以神遇而不以耳目遇
其致清越溫密其達充腴滌化緣淹
諛久故制構堅所謂可合無可合可

離無可離厥義甚微顧採用何如耳
仲龍屈未嘗廢削牘與人東扎慰藉
慙慙篤摯惘惘覺曹植吳質諸書反
流於清綺浮豔也者夫以言忤人弼
違矯非朋友尙難之而况於君相庸
臣論說不過昉君相意上下甚者窺

所向迎合取寵誰敢遇事安發其
朝穆清垂寬容之聽而旁落於政府
政府復旁落於暱近批鱗易立佞難
立佞易渙群尤難不能共揚於庭乃
致坤戰於野此吾兩人之所以先後
左遷乎奏議具在追往事慷慨激膺

耳夫何排陷之悵哉屈恒與蕭光祿
伯玉燕坐私論世之爲文者才識不
逮而不務稽誦以洞之耻自綯好凌
厲強尤嫉之將以進退予奪標要約
以命令一世群瞽摘填索塗翕起而
和之不過四三季復反唇相譏文旣

不真何能垂久今夫弦者高張急徽
追趨逐耆坐客不期而俯試爲之施
咸池掄六莖詠九成則莫有和焉者
矣仲龍自謂文章大業必舉一代之
風氣與其人之性情蘊藉隱露毫楮
間乃爲不朽然而山川之功亦有助

靜儉堂集

熊序

七

焉太史公自叙南游江淮上會稽探
禹穴闢九疑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
鄉射鄒嶧彼區區見不惑圭竇安能
覽聽出曠古故屈子賦遠游相如頌
大人必一舉而凌忽荒隘九州倚寒
門上下無垠乃不作夏蟲井蛙見仲

靜儉堂集

熊序

八

龍爲大行人歷華陽振衣天孫娥眉
而又東使朝鮮渡溟水踐王險降澧
清荻苴之戾蹶眞番臨屯之境自飄
飄有凌雲氣而御史觀風採俗象魏
所爲法歲終大史獻故府而君齋戒
受質焉是仲龍歷官始終以敷文物

海外成

命不辱有古使臣風

帝曰汝嘉乃言底績其入告爾后於是
擢爲言官諸所論列建白丰采益著
有古諫臣風嗟呼是真能爲春秋職
國之文者矣不寧惟是凡所登涉往

靜儉堂集叙

立言之道何昉乎三代六經之文尚
 矣其後春秋之文以聘問著戰國之
 文以諷諫著或曰是辭命耳譎諫耳
 於大道奚當然則變夾谷爲私覲陳
 仁義於色貨伊何人乎流及後世漢
 求絕域之使而相如以文辭布德意
 唐設諫議之官而忠宣以愷切動主
 聽是故外而使臣內而諫臣洵非能
 言之士不可也

國家規倣前制擢能言之士出授諷諫
 詢度之任而入備臺諫侍從之班願

靜儉堂集

秦序

乙

能兼舉其職者鮮矣卽兼舉而又能
 旁及諸體集風謠爲吟咏寓褒譏於
 撰述抑又鮮矣豈立言固難其人哉
 吾清大叅極峯熊先生方其筮仕卽
 奉

天子璽書南至粵西至蜀尋渡鴨綠抵

靜儉堂集

秦序

二

舖糟醖醕矣逮其出之也祛之務盡
 而必欲以其所獨甚今讀其書遊其
 世而想見其爲人蓋志古而力求其
 似必務已出焉而惡夫摹者之公相
 襲也夫襲則叔敖之衣冠林宗之折
 角安石之洛詠也其人其世又惡從

還率多諷詠之辭表章之篇其後勇
退里居矣郡邑之請事者鄉邦之慶
且誅者咸欲得先生一言以爲重先
生以其緒餘洋灑出之無不聲中金
石氣含宮徵廣脩六代之變精吸八
家之髓遂足以必傳而無疑鏞不敏

受事茲土每伏謁而請則先生於吏
治得失民瘼緩急言之未嘗不盡茲
獲覩靜儉堂集乃益懍然自失恨知
先生之晚益聆先生之言而知先生
之才不盡用讀先生之書而又知先
生之言不盡意也或曰先生出則立

功異域處則爲德鄉里何沾沾立言
之爲也夫言而不本於德功吾未見
其有立也今先生之文其辭則秦漢
八家也其用則詔誥諷議也其指則
孔孟也所謂粹然一出於道者耶是
故善讀先生之書卽三不朽具是矣

鏞旣以不能竊先生之緒論潤色吏
治得免瘵曠是懼而於作者之旨頗
能窺見其津涯願受而卒業焉先生
之似君以經術興益又探源而上之
真能讀父書者且臨陽國人文淵藪
比者舊聞放失昔賢著述多湮沒而

不章操觚之家罔罔焉無所標準今
得先生之文一振起而呼之將不乏
博雅能言之士出而供馳驅脩頤問
則先生之有功來學固未艾也鑄故
不敢以不文辭而附一言於簡端
壬巳王正三日錫山後學通家晚生

秦鏞頤首拜題



靜儉堂集自序

文章不朽大業也緊惟其文哉必舉
一代之風氣與其人之性情蘊藉隱
隱躍露於毫素間令後之讀者若遊
其世而想見其爲人是名不朽耳家
世爲儒而貧故余年十二猶雜諸傭

保中無尚業然間從案頭得竊觀諸
古文辭雖不能盡解心好之又時率
矣爲小詩先贈公以其少也誠抑之
而奇其志始令就傳於外因得見所
謂左氏司馬者亦不能盡解然摩挲
而知爲古初法物益津津嚮往焉美

不孤行必求其繼而始知有唐宋八家之書則味之如嚼蠟因嘆古今人之不相及何遽曠邈若斯耶後數年而復見

國朝諸名家其高者則直躡晉魏以上緝綴之工每爲嗜古者所做效余

靜儉堂集

自序

三

付之梓編次已定始以告余余爲之惻然因詰之曰汝能窺自簪作者之志乎蘇氏有言文視其氣吾則曰志至焉夫左氏司馬之不爲三代也志存乎三代也唐宋八家之不爲左馬也志存乎左馬也卽謂文衰於六季

之顧能陵轢八代與左氏司馬接跡千載何其盛歟逮余通籍官大行役車之間益得肆力於古如是者十年始稍窺作者之旨因復閱所謂八家者覺其少異遂購其全書積歲較讐而評選始定廼知其沉酣古訓則已

靜儉堂集

自序

三

益礪異焉何今人之遽不古若而唐宋六百年間顧寥寥也已復私念彼八家者皆結髮授書併心一業而其人參歷放廢從拂抑窮愁中磨礪刻厲以就其才而所成廼若此若我明則以帖括之暇負兼才者始克爲

而識之哉余自三十以前亦嘗摹矣然猶喜其不甚似三十以後欲求其似而惡其不盡脫於摹殆四十必欲盡祛之爲快而力固未能也侵尋抵暮無能爲矣遂一切罷之若唾瀆之不復顧而孺子兆登兆行哀余稿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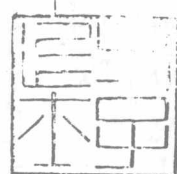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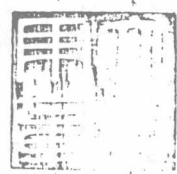
靜儉堂集 自序

四

採風謠爲職也則茲集凡所及哉

崇禎辛巳仲春朔

宗年弟明 識



使舍其組織者而求工於緝綴誰謂齊梁諸子所不能哉然寧失之靡而必不控頤探珠效儒刼之爲者是亦六季之志也至於襲而影附響應耳於臣妾自爲矣廼入其室盜其藏以傲睨諸婁人子自豪舉哉其志足悲

靜儉堂集 自序

五

焉而猶揭揭焉嗤六季之爲靡夫六季之所謂靡六季之靡也襲者之所謂古左氏司馬之古也於二者將奚擇焉吾故曰文至左氏司馬則滿志矣浩浩乎純氣之守矣八家則志高而氣揚六季氣不副志矣余竊有志

焉而才不逮然寧取尹嬖奸之泣而
必不爲隣家子之效顰則是刻也亦
云存吾志而已矣

崇禎庚辰孟冬盡緣居士熊化識於
覺是亭



許儉堂集卷之一

清江熊 化仲龍著 男 兆登次

侍御涵初李公三載考績加

恩序

自昔用人之道曰言與功至於今蓋未之能易
也故三載考績其法亦視諸古夫自授一職以
上鉅細不同而舒疾異宜始終異效非迂之歲
月不可也若

國家設御史以彈壓中外其嵩責惟言夫言則
效陳善敗評騭臧否非其幾微之所獨喻者弗
敢以入告也而下之是非與

上之喜怒以幾微當之何如哉拂一國之是則月
不安其位拂

一人之喜則刻不安其位是以日計之而不足也
何舒疾始終之足云也若持斧四出者莽而報
命下其事於御史大夫覈實以

聞是以歲計之而不足也何舒疾始終之足云也
若是則

國家倚言路綦重而持言者爲大急矣而豪傑之士峭直天性不難違衆矯時以發摠其幾微之所獨踰甚且批徑尺鱗於重淵之下而奮張空拳掉負嵎之類以抗其威夫上與下交持而豪傑自命者復峭直矜奮以益之三年之內其不折者能幾矣不折則宜有天幸而同舍者爭

靜儉堂集 卷之一

榮之夫幸則何常之有於是有人焉滑稽名利之途不矯時不違衆不襲重淵而櫻負嵎此何異駕輕四達之衢而組其轡乎是當時所云可使者乃豪傑之士之所笑也又安在其不折之足榮哉然以是論於今日則又不然蓋戊申以後

朝議亦紛籍多故矣

喜怒泯於上而是非亂於下於是縱橫闖闕之謀

相引以曹相勝以氣不惟其心之所踰而互尊壇坫以自雄下者則反覆譸張與時俛仰故不盡變不足以觀世不歷變不足以知人若成敗屈信之故又難言之矣朋讐相滅者陽有所聲而陰有所援所援既失淪胥同盡是今之獲以最

靜儉堂集 卷之一

者固昔之所爲矯時違衆襲重淵櫻負嵎而持祿保位之徒睨其必折而弗折者也夫以峭直不阿獲與滑稽名利之途者筭計而見效謂非天幸而何哉今侍御涵初李公當始拜命時其幾微之所獨踰者凝然屹然於喜怒是非之外故所條上皆規切時忌而彈劾不避已扼奸人之吭而禡其龜批鱗掉頰者數矣然卒有天幸尋膺

簡命按諸邊操三尺以繩諸文武將吏凡紳綬之士韃藥之豪凜凜奉約束惟謹故居閬胥靖以

至于今三年公績當滿王爵者上其最於

朝得寵靈其所生如今秩故事

恩視其品已逮者不益封於時臺諫諸臣合跪以請

帝曰俞故公之益封實微

朝廷特旨夫以公峭直天性幸當不諱之時出入交戟風議雍容於世道爲泰徵而奉

旨加恩於國典爲異數是皆不可不書然因是亦

靜檢堂集

卷之一

四

可穆然思矣

朝廷方持愼膏以待天下士而於言路諸臣尤多寢閣故補者選者

旨不時下列侍從者幾何人矣而所上封事皆不

報時或折抑振厲之以爲威於是管窺者妄謂

朝廷有所厭薄而疑議滋起夫昔人謂一日之養

三公弗以易則褒榮所生固人子之至情而人

臣之所大欲也今不難損益功令以曲體其必

至之情而俯順其不可必得之欲在他曹無敢

望焉則妄謂

朝廷有所厭薄而持言者爲大急也然歟否耶蓋

臣於是獲仰窺我

皇上之所以駕御豪傑者固自有道也

侍御正字徐公九載考績序

國家特清議爲治尚矣國有公是雖以人主之

尊躬如神之智必不任獨爲明故上無蔽言而

靜檢堂集

卷之一

五

下無隱忠至

朝廷臺諫之任益優於古宜無弗愉快者然以規

切抵忌觸忤諸用事雖在

明穆之朝事

寬仁之主能久安承明之廬滿秩遷去者蓋亦未

數數也今

上恭默致理言者鄉用始未常不優容而後稍震

懼也亦隨計隨振率需次推擢至大官還來

俞拂之象盡融號稱無忌而用事大臣又皆嬖爲一切務同容今之臺諫宜多致位通顯者而十餘年間自消自息於紛囂凌競之場升沉安足論身名之無幾幾何人抑又何歟蓋蚤言無忌三之利非臣之利也夫無忌則摘發靡所弗盡而言訕隨之夫訕訕者爭之乘也夫爭者是非之會得失之林而利害之門也是非有極得失有幾利害有因之三者非沉無以合其變非定無

以識其歸是未可與矜慎淺躁之人道也若侍御正宇徐公其沉識定力往往先覺而後動強力精幹勇於赴義而不沾沾於小善近名自其爲令時邑多豪公不爲伎而畫一布之邑以大治迨徵入爲御史摘發一無所忌然蘊藉輔其資故於是非得失利害之際靜審而暇應之卒無大悔屯牧之役士飽馬騰而刑名錢穀諸雜碎三年之內無弗攝也凡公所手定至今衡石

信之無敢置輕重聞之役吏治蒸蒸鄉風屬稅璫之變民譁至脅撫臣以爲質公屹不爲動卒以法逮璫而輯和其民間用大康江左之役職任風教而公陰維世道之功益不可誣矣蓋自朝議糾紛嶮巇百出說者謂其陵狎勝畸畛分於同耦吳俗喜矜節俠而末流多忤其積漸使然士爲甚前使者稍用重法繩之折剛以去士乃益驕公匪怒伊教然無敢姦法者姦罔貸故吳松再譚而公所部斌斌一若於訓夫今日之士他日之吏也人情盡捐畸畛以歸蕩乎使他日謂吳之士習至公而一變則公之能舉是職忠又豈在歲月間計效而已哉公爲御史者九載主爵者三上其最晉岡卿

俞旨旦夕且下通顯所自有余不具論論其有功於世道者若此庶幾令矜慎淺躁之徒知屈懦之無所用而身膺言責者欲爲